



华林甫 主编

清儒地理考据研究（第四册）

隋唐五代卷

华林甫 著



齐鲁书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华林甫 主编

清儒地理考据研究 (第四册)

隋唐五代卷

华林甫 著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儒地理考据研究 / 华林甫主编.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 6

ISBN 978-7-5333-3378-2

I. ①清… II. ①华… III. ①考据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2185 号

清儒地理考据研究

华林甫 主编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07.25

插 页 10

字 数 1700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378-2

定 价 386.00 元

隋唐五代卷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顾炎武开创考据之风·····	3
第一节 地理考据的学术贡献·····	4
第二节 批评地理总志之风·····	10
第三节 顾氏之失·····	16
第四节 唐河中府始置年代辨正·····	19
第五节 结语·····	23
第三章 透视钱大昕的隋唐五代舆地考证·····	24
第一节 引言·····	24
第二节 正史地理志考证总貌·····	27
第三节 《隋书·地理志》考异的成绩·····	31
第四节 《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 《新五代史·职方考》考异的成绩·····	46
第五节 沿革地理考证专题·····	68
第六节 结语·····	73
第四章 杨守敬:地理考据的集大成者·····	75

第一节 学术生平	75
第二节 《隋书地理志考证》(上)	76
第三节 《隋书地理志考证》(下)	101
第四节 《历代舆地图》	112
第五节 结语	115
 第五章 舆地问题、舆地典籍研究	118
第一节 舆地著作之整理	118
第二节 舆地问题之考证	134
第三节 文史地名丛考	148
 第六章 继承清代学人传统,开拓新兴研究领域	
——以“图经”为例	156
第一节 隋唐五代“图经”三论	157
第二节 佚文辑录体例、佚文目录和引书版本	181
第三节 甲编:隋代及其以前《图经》辑考	183
第四节 乙编:唐五代《图经》辑考	237
第五节 丙编:无系年之《图经》辑考	300
第六节 丁编:无具体名称之《图经》辑佚	306
 第七章 结语	337
 主要参考文献	340
后 记	352

第一章 绪 论

本卷论题为《清儒地理考据研究》框架下的隋唐五代卷,主要研究清儒对隋唐五代地理沿革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学者及其著作,在表彰其成就的同时,也检验他们的不足,并拟归纳出若干共性特征。

先辈范文澜先生论及清代考据学,尝曰:“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①事实正是如此。以清代輿地考据而论,就笔者对清儒关于隋唐五代地理考据的了解而言,顾炎武是开风气者,钱大昕的成就最高,而杨守敬是集大成者,王鸣盛、张增、赵绍祖、俞正燮、罗振玉等都对本时段沿革地理的考证有所贡献,他们对隋唐五代地理沿革有专门考证,成果多,影响大,开启后世岑仲勉、严耕望、史念海、施和金等的隋唐五代地理研究。因此,本卷以顾炎武为第二章、钱大昕为第三章、杨守敬为第四章,以其他地理学家及其地理考据成就为中心的《輿地问题、輿地典籍研究》为第五章,以《继承清代学人传统、开拓新兴研究领域——以“图经”为例》为第六章,辅之以第七章简短的结语,以期成为一部完整著作。

笔者主张:研究清代学术史应该深入到清代学者熟稔的学术领域中去,并且要用朴学的方法来检验朴学大师们的成就;以地理学推而演之,就是研究清代地理考据之得失,应该深入到清代輿地学家们熟悉的各个

^① 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收入《范文澜全集》第十卷《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断代地理沿革领域当中去,仍用清儒的考据方法来检验其朴学成就与不足。正如王鸣盛所言:“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①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也说:“夫考证之学贵在证实,议论之言易于蹈空。证实则虽或谬误,而有书可质,不难加以纠正;蹈空则虚骄恃气,惟逞词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互相攻击,终无已时。”^②

就隋唐五代而言,笔者原先熟悉《隋书·地理志》、《括地志》(已佚)、《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唐会要》、《太平寰宇记》、敦煌地理文书、新旧《唐书·地理志》、《资治通鉴·唐纪》胡注等典籍,读岑仲勉《隋书求是》、王仲荦《北周地理志》、施和金《北齐地理志》等著作也较多,于是才斗胆对清儒的地理考据进行逐项逐条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从事这项工作,于笔者而言,学术上有两点要求:一是要了解清代学术史,二是要熟悉清代学者们所研究的那个学术领域。因清代舆地学者众多,成就突出者又往往是大学问家,而今以一人之力显然难以胜任这两个领域的工作。笔者才疏学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至于具体做得如何,也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检验。

清儒对于隋唐五代地理问题的研究,顾炎武发其端,钱大昕登高峰,而杨守敬集大成,其他考据学家在地理上亦多有贡献者(如王谟、孙星衍、赵绍祖、徐松、李兆洛、丁谦、练恕、张燧、俞正燮、罗振玉等),并且笔者沿着王谟的思路和做法,以辑考隋唐五代“图经”为例,认为后人沿着清代考据学派的路子,在“e·考据时代”^③来临的今天,仍可以继续将地理考据大踏步地向前推进。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②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二,收入《老北大讲义》丛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③ 台湾黄一农率先提出“e·考据”,颇属创新。其本质仍是文献功夫,不过比传统做法更进一步——借助了电子检索手段。愚以为,电子化了的古文献检索诚可利用,然必须将检索来的史料与传统纸质文献核实之后,方可为据。毕竟,目前大陆的各种电子文献良莠不齐,很难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台北故宫《清代史馆文件传包传稿目录索引》等一视同仁。

第二章 顾炎武开创考据之风

顾炎武系清朝的“开国儒宗”^①，被称作清代考据学派的“不祧祖先”，其“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了有清一代很多学者。他于1613年出生在苏州府昆山县千墩镇（今江苏昆山市南之千灯镇），原名绛，字忠清；1645年更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曾参加抗清斗争，拒绝入仕清廷。后半生旅居山东、陕西、山西等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逝世于山西曲沃。《汉学师承记》卷八、《清史稿》卷四八一等有传，全祖望撰有《亭林先生神道表》^②，张穆编有《顾亭林年谱》（四卷）。

清代学者认为“炎武博极群书，足迹几遍天下，故最明于地理之学”^③，“炎武娴于地理，所纂述多可依据”。^④有关地理考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日知录》。顾炎武的代表性地理著作还有《历代宅京记》《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营平二州地名记》《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六种。《历代宅京记》为古都学的开创性著作，“前为总论二卷，后十八卷则各按时代详载本末，征引详核，考据亦颇精审”^⑤，时代截至元朝，内容限于历代都城，且上古传说时代的都城占了很大篇幅，著作形式为系统地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浙东学术》篇。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浙东学术》篇，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见《鲇埼亭集》卷一二，又见《碑传集》卷一三〇《经学上之上·顾炎武》。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六《〈昌平山水记〉提要》，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〇《〈营平二州地名记〉提要》。

⑤ 《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六八《〈历代帝王宅京记〉提要》。

辑录历代史料,寓建都思想于叙事中,而实际上地理考据无多。^①《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两书为未定稿,《营平二州地名记》“当是随笔杂钞,失于删削,不但非其完书,并为未定之稿本”^②,即使较为成熟的《山东肇域记》亦为完整的明代地理志书式样,均鲜有考证,故地理考据反而罕见。至于《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两书,内容多与《日知录》重复。^③所以,要评价顾炎武的地理考据,当首推《日知录》。^④

因顾炎武的地理考据具有示范性,有些舆地问题也很难限定在某断代,故评论其舆地考据成就即不限于某一时段。

第一节 地理考据的学术贡献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性著作,“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自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⑤ 后人云:“盖其一生精力所注也。”^⑥该书在作者生前仅刊刻过八卷,作者去世十三年之后,弟子潘耒始刻三十二卷足本于福建。该书卷三一的五十一条札记全属地理内容,卷三“韩城”条、卷四“地名”条、卷八“属县”条与“府”条、卷二〇“史书郡县同名”条与“郡国改名”条及卷二二“四海”条、“九州”条、“郡县”条、“图”条等条目也都涉及舆地。当然,其中涉及隋唐五代的内容不是很多。

顾炎武在沿革地理各个方面均有他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如:卷二二解释了历代疆域中的“四海”“九州”概念,卷八“属县”条与“府”条、卷二

① 顾炎武著,丁杰点校:《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〇《〈营平二州地名记〉提要》。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七《〈京东考古录〉提要》:“旧本题国朝顾炎武撰,载吴震方《说铃》中,其文皆见炎武所撰《日知录》及《昌平山水记》,殆震方剿取别行,伪立此名也。”参见朱莎莎:《顾亭林〈山东考古录〉考释》,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④ 《日知录之余》四卷,没有地理考据的内容。

⑤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四部备要本)。

⑥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日知录〉提要》。



十二“郡县”条等笔记研究了政区制度沿革。

中国疆域范围,古籍往往以“四海”为言。顾炎武认为,“四海”并非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所谓四海者,亦概万国而言之尔”,“四海犹四方也,则海非真水之名”,一下子就点透了;即使是大海,他认同洪迈的观点,也认为只是一个,因为“地势西北高、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曰北海,南至于交、广则曰南海,东渐吴、越则曰东海,无繇有所谓西海者”。顾炎武也探讨了九州的起源与发展,当然他还停留在相信经书的阶段。

政区制度体现在地名上,就是政区通名问题。他总结了“府”作为政区通名的历程,探讨了“郡县”“都邑”“图”等通名之始。《日知录》卷八“府”条谓“汉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至宋而大郡多升为府……沿至于今,无郡不府,而狭小之处如滁、和、泽、沁、郴、靖、邛、眉之类,犹以州名”,从而造成了“体统乖而名实淆”的局面,因此他建议:“窃以为宜仍唐制,凡郡之连城数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统县,惟京都乃称府焉,岂不画一而易遵乎?”这一主张以唐代为标准,虽在实践中未必行得通,但提出政区通名应该划一的见解是很有价值的。郡、县是最常用的政区通名,《日知录》卷二二“郡县”条云:“《汉书·地理志》言:‘秦……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他列举了《左传》《说苑》《战国策》中晋、楚、韩、蔡、齐、秦、吴等国置县的大量事实,又列举了《史记》所载楚、秦、赵、燕、魏等国十二个郡名后,说道:“则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安得谓至始皇而始罢侯置守邪?”将郡、县通名始于秦始皇之说驳得体无完肤。“都邑”“图”是古代基层政区的通用名称,《日知录》卷四“筑鄆”条引《左传》谓:“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卷二二“都”条:“上都,国都之都;下都,都鄙之都。”卷二二“图”条云:“宋时登科录必书某县某乡某里人,《萧山县志》曰:‘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嘉定县志》曰:‘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图者,

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是矣。今俗省作‘畺’。”

(1)地名用字方面,他论述了“胥门”“潍水”“涂水”“劳山”等地名的用字。苏州古称姑苏,如《史记》“越伐吴,败之姑苏”,但《淮南子》云:“句践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于姑胥。”《日知录》卷三一“胥门”条谓:“古‘胥’‘苏’二字多通用。”^①今山东半岛有条河流叫“潍河”,《日知录》卷三一“潍水”条云:“其字或省‘水’作‘维’,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总是一字。《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朱虚下、箕下作‘维’,灵门下、横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贡》‘惟留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异文三见。《通鉴·梁武帝纪》:‘魏李叔仁击邢杲于惟水。’胡三省注:‘惟’当作‘潍’。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并从‘鸟隹’之‘隹’则一尔。后人误读为‘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为槐河,失之矣。”与此相似,《三国志》《晋书》中恒有“涂塘”“涂水”“涂中”等地名,顾氏判断:“并是‘滁’字,《南史·程文季传》‘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省作‘涂’,与‘潍’省作‘淮’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②崂山乃一方名胜,《日知录》卷三一“劳山”条云:“劳山之名,《齐乘》以为‘登之者劳’,又云一作‘牢’,丘长春(笔者按:指丘处机)又改为‘鳌’,皆鄙浅可笑。按《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崂山诸山。’则字本作‘崂’。”

(2)地名读音方面,他详细注明了“徐州”“东昏”的读音。《史记·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日知录》卷三一“徐州”条原注“《索隐》曰:徐音舒,徐州齐邑薛县是也,非九州之徐”,并且说:“《说文》:‘邾,邾之下邑,在鲁东。’又《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则‘徐’与‘邾’并音‘舒’也,今读为《禹贡》徐州之

① 此说颇得全祖望肯定,见其《奉冯茗园前辈论姑苏姑胥地名帖》(《鮑琦亭集外编》卷四五,收入《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日知录》卷三一“潍水”条。所据《日知录》为陈垣校注本,见《陈垣全集》第14~16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其中,《陈垣全集》第14册为《日知录校注》卷一至九,《陈垣全集》第15册为《日知录校注》卷一〇至二二,《陈垣全集》第16册为《日知录校注》卷二三至三二。下同。

‘徐’者误。《齐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汉陈留郡有东昏县（治今河南兰考北），而山阳郡有东缙县（治今山东金乡），“昏”“缙”二字形近易混，《日知录》卷三一“东昏”条特别注明：“属陈留者，音‘昏’；属山阳者，音‘旻’。”并且指出：“《水经注》引《王海碑》辞，曰：‘使河堤谒者山阳东昏司马登。’是以‘缙’为‘昏’，误矣。”^①

（3）异地同名方面，他也有创见。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古代曾经有不少异地同名现象，《日知录》卷四“地名”条指出先秦时有两个鄢陵、两个械林、两个重丘、两个姑蔑、两个州国、三个丘舆、五个孟。卷三一“石门”条指出营州、蓟州各有一石门，“瑕”条指出仅晋国即有两处地方名“瑕”，“楚丘”条指出有两个“楚丘”，而“昌黎”条指出昌黎多至五处。对于如何区分异地同名，《日知录》卷二〇“史书郡县同名”条总结了一条规律：“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今顺天府保定县称‘小保定’，宁国府太平县称‘小太平’。后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4）方位地名方面，《日知录》卷三一考证了许多方位地名特别是省名的来历，如陕西、山东、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陕州有陕陌，以东称陕东，以西称陕西，“陕西”条谓史书所载陕西“皆谓今陕州之西，后人遂以潼关以西通谓之陕西”。古人的“山东”是什么概念？“山东河内”条云：“古所谓山东者，华山以东……盖自函谷关以东，总谓之山东，而非今之但以齐鲁为山东也。”以上二省均在北方，南方各省也多系方位地名。“江西广东广西”条云：“江西之名，殆不可晓，全司之地并在江南，不得言西……今人以江、饶、洪、吉诸州为江西，是因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

^① 王先谦《水经注》合校本卷七《济水注》已正作“山阳东缙司马登”，并云：“官本曰：案缙，近刻讹作昏。案：朱讹，赵改。”赵一清所改系据《日知录》此条，见其《水经注笺刊误》卷三。王氏合校本从之。《水经注》合校本，系巴蜀书社于1985年据光绪二十三年新化三味书室刊本影印。

其八曰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后人省文,但称江东、江西尔。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谬矣。”^①该条又云:“今之广东、广西亦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献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其后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广南东路,其十八曰广南西路。’”四川省今已析为四川省、重庆直辖市两个省级政区,四川盆地分属不同的大政区早有先例,顾氏指出:“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②

(5)具体地名定位方面,顾氏考证了向、韩城、四海、九州、南武城、夏谦泽、绵上、箕、唐等古地名的含义和位置。例如《春秋》隐公二年“莒人入向”,杜预注:“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宣公四年“公伐莒、取向”,杜预注:“向,莒邑,东海丞县东南有向城。”《日知录》卷三一“向”条写道:“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杜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先为国,后并于莒,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丞县今在峰。”^③顾氏先辨“向”之名,然后考“向”之实,考证了“向”地名的来龙去脉。又如夏谦泽,见于《晋书·载记》及《通鉴》卷一〇九,《日知录》卷三一“夏谦泽”条云:“胡三省《通鉴注》:‘夏谦泽在蓟北二百余里。’恐非。按《水经注》:‘鲍丘水东南流,径潞城南,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曲,渚一十余里,北佩谦泽,眇望无垠也。’……今三河县西三十里,地名夏店^④,旧有驿,鲍丘水径其下,而洵河自县城南至宝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泽,其东弥望皆陂泽,与《水经注》正合。”在这里,地名方位的考证还结合了顾氏在京东实地考察的体会。再如绵上、箕、唐的位置,传统认为分别在山西介休、阳邑、晋阳,《日知录》卷三一“晋国”“绵上”“箕”“唐”

① 引文原作“贞观十年”,当为“贞观元年”之误。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四川”条。

③ 向,故地在今山东兰陵县(原苍山县)西的向城镇。本书今地多以2013年年底的政区为准。

④ 按:今为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北夏垫镇。

诸条从晋国疆域逐渐扩展而作出论证,“吾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认为绵上、箕“必在近国都之地”^①、“必其近国之地也”,“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缙之灭,并在于翼”。^②这些合乎逻辑的推理,不失为一家之言。

(6)地名辨误方面,顾氏对史籍记载地名讹误的辨证不遗余力,花费了大量精力。《日知录》卷三一既力辨《史记·公孙弘传》“齐菑川国薛县人”之误,又告诫《汉书》“邹平台”二县易发生句读错误,还指正了《水经注》“大梁灵丘”之误。他认为,汉时薛县既不属齐国,也不属菑川国,菑川故地在临淄之东,而薛县故城实在滕县南四十余里处。“邹平台二县”条写道:“《汉书》济南郡之县十四,一曰东平陵,二曰邹平,三曰台,四曰梁邹……后人读《汉书》,误从‘邹’字绝句,因以邹为一县,平台为一县。《齐乘》遂谓‘汉济南郡有邹县,后汉改为邹平’,又以台、平台为二县。此不得其句读而妄为之说也。”顾氏中年时旅居山东十一年,所以对齐鲁地形了如指掌,他说:齐地东环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劳、成(或作盛)二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琅邪北至荣成山”,《正义》:“荣成山即成山也。”顾氏论证道:“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后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③

另外,《日知录》所附《譎觚十事》,顾炎武尝考辨孟尝君封邑、太公封营丘、“潍水”用字、孔子吴门、齐景公墓、临朐逢山、劳山、泰山无字碑、以丈人为泰山等十事,多为关于山东的地理考据,亦颇有学术价值。

以上简要概括了顾炎武《日知录》的舆地考据之成就。顾氏学问博大精深,于清人学风影响甚巨,在舆地学方面的模范作用也不例外,正如梁启超所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

① 指故绛,在今山西襄汾县西南。

② 今山西翼城县。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劳山”条。

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①

第二节 批评地理总志之风

作为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编纂有欠严谨,明代学者即已指出。如杨慎《丹铅总录》卷一〇“东山李白”条指出,杜甫诗有“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东山李白好”的赞美,“东山李白”是李白自称,杜甫只不过是借用了而已,而俗本妄改为“山东李白”;可是,“近世作《大明一统志》,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类,而引杜诗为证,近于郢书燕说矣!”^②因而杨慎感叹:“噫!寡陋一至此哉。”^③明董斯张撰《吴兴备志》,于卷三二指正《大明一统志》一误。明末张天复撰《皇輿考》“其大意在规《(大)明一统志》之失”^④,王世懋撰《读史订疑》也是要“纠《(大)明一统志》疏漏”^⑤,王世贞撰《弇山堂别集》提及《(大)明一统志》之误八处。徐霞客并非人文学者,却以实地考察证明《大明一统志》某些记载之误,例如他认为永宁州的“安笼”写法正确,但普安卫下的“安笼”应正作“安隆”^⑥,对广西府治东二里广福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六《清代经学之建设》,节自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② 查《大明一统志》原文,只是在卷二二“济南府”条下将李白列入了“流寓”而已,并注明“李白,蜀人”。《大明一统志》版本为三秦出版社据天顺五年原刊本于1990年影印。又,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去掉了书名中的“大”字,故本节中的《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志》是指同一部书。

③ 对此,王世贞有异议,认为:“此山东乃关东,非今之山东也。《一统志》固已俗,然用修亦所谓得其一,未得其二者也。”说见其撰《弇州四部稿》卷一六三《说部·宛委余编八》。《四库全书总目》也有异议。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二《〈皇輿考〉提要》。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六《〈读史订疑〉提要》。

⑥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卷四下《黔游日记一》“象鼻岭”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54页。永宁州安笼箐山,见《大明一统志》卷八八,三秦出版社据天顺五年原刊本于1990年影印,下册,第1358页上。普安卫安笼守御千户所,见《大明一统志》卷八八,三秦出版社影印本下册,第1357页下。



寺位置载为“弥勒州东九十里”也提出疑问。^①

顾祖禹虽主要生活在清初,却以遗民自居,对《大明一统志》颇有微词,云:“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诸名臣为之讨论,而所存仅仅若此,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②

顾炎武重点指出了十处《大明一统志》之误^③:

(1)《大明一统志》:“三河县,本汉临洺县地。”^④顾氏则云:“今考两《汉书》,并无临洺县。”在弄清了临洺、三河两县沿革后,他才指出:“先分为临洺,后分为三河,皆自唐,非汉也。”^⑤

(2)顾氏认为“《一统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云山之可笑者”,因为据《晋书·石季龙载记》,在密云山是段辽与燕(慕容皝)合谋而败赵(石季龙)之众,《大明一统志》则云:“昔燕、赵伏兵于此,大获辽众。”^⑥顾氏因而嘲笑道:“是反以为赵与燕谋而败辽之众,又不言段而曰辽,似以辽为国名。岂修志诸臣并《晋书》而未之见乎?”

(3)《大明一统志》:“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祀宋杨业。”^⑦顾氏查考了杨业一生行迹,结论是:“是(杨)业生平未尝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地属契丹久矣,(杨)业安得而至此?且史(笔者按:指《宋史·杨业传》)明言雁门之北口,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东西

① 《徐霞客游记》卷五上《滇游日记二》,第690页。广福寺,见《大明一统志》下册卷八七,第1328页下。

②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总叙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页。

③ 下文前八处见《日知录》卷三一“《大明一统志》”条,后两处分别见同卷“柳城”“石城”二条。

④ 见《大明一统志》上册卷一,第3页下。

⑤ 《辽史·地理志》:“三河县,本汉临洺县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三指出:“临洺,唐县,非汉县明矣。《大明一统志》又承《辽志》之误。”厉鹗指出《大明一统志》之误,亦沿袭《辽史》耳,说见《辽史拾遗》卷一四“三河”条,可供参考。

⑥ 见《大明一统志》上册卷一,第5~6页。

⑦ 见《大明一统志》上册卷一,第14页上。